

茄山河

难忘上海阿娘

文 / 许晓铭

阿拉读小学个辰光,既没补习班脱仔家教个,伊个辰光行“小小班”,老师根据学生子个学习情况,分成一个个课外学习小组,称作“小小班”。小小班安排辣方便接待个同学屋里,阿拉五个同学个小小班就安排辣蒋晓丽屋里。

埃个是一段老值得怀念个美好时光,除脱同学间互帮互学、共同进步、一起交流、一道白相个同窗友谊,蒋晓丽个阿娘,一位道地个上海老人个为人处世,也拨阿拉留下了难忘、温馨个记忆。

五个人来辣伊拉屋里几个钟头,而且是长年累月个,阿拉又勿是老懂事体、老乖巧个小囡,争争吵吵、调皮捣蛋经常有个呢,换个大人,就会嫌比、甚至要轰走阿拉了,是哦?但是蒋晓丽个阿娘好脾气,心善人也好啊,伊从来勿会呵斥、责骂阿拉,伊总是慢腾腾悠悠悠个跟阿拉讲,小朋友要团结友爱,勿好喉咙介响,像寻相骂一样个。阿娘像老师,辅导员,看到阿拉勿好、出格了,伊就会立出来主持公道,好言好语帮阿拉讲浅显个道理,老有耐心个教育阿拉。

有辰光,阿娘会请客阿拉吃伊做点点心,啥个南瓜糯米饼、米粉糕、萝卜丝饼,我因为是个北方人,送样子个点心从来既没吃过,陌生中感觉老好吃个!辣当时物质供应勿丰富、食品老单一、老缺乏个年代,阿娘个慷慨大方,勿仅让阿拉有了口福,更是暖了阿拉个心哦!

阿娘勿像有介种老人,上了年纪就自暴自弃,邋里邋遢,让别人看了讨厌、惹【sha】气、嫌比,阿娘老有腔调,整个人老清爽个!除脱衣裳清爽,阿娘头发也老讲究,伊拿木刨花搭仔夹竹桃个叶子泡制“护发水”,用梳子蘸了梳头,一头灰白个头发总是梳理得服服帖帖一丝勿苟,随后挽成一个髻,用一只黑线网罩住,显得干净利索,送样子个老人,依看一眼就会有好感。

阿娘老勤快老能干个,伊会腌萝卜、青菜勿算,还会自家做豆瓣酱、豆腐浆,到夏天茄子便宜个辰光,伊还会用茄子为主料,做成比酱瓜还要好吃个小菜,阿娘个勤快能干让蒋晓丽屋里个餐桌多了别人屋里既没个丰富告美味,实在令人羡慕、嫉妒、爱哦!

阿娘个好,让蒋晓丽借光勿少,蒋晓丽人长得矮,身体也勿大好,但是既没同学欺负伊,大家伙对伊蛮好个,选班干部辰光,阿拉就投蒋晓丽个票,阿拉感觉阿娘对阿拉好,阿拉投蒋晓丽个票是应该个。小囡么,想法简单呀!

我个阿奶、外婆辣海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小辰光,我一直眼热屋里向有老人个小朋友,尤其羡慕蒋晓丽,伊阿娘个慈祥、善良、勤劳、能干、干净告自爱,拨我留下了太美好、太深刻个印象了。

远开一点

邋遢兮兮

文 / 彭瑞高

“这只狗的毛色不好,看上去邋遢兮兮。”上海的宠物主在谈论各自的宠物时,这类话常能听到。“邋遢兮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点邋遢的样子”,话的分量,听上去是比较轻的。

上海话精细,一个体现就在于它比较讲究语气助词。“兮兮”就是其中常用的一个。譬如说,“这个人滑头兮兮”,就是说“这个人有点滑头”,程度还不是太严重;如果说“这个人是滑头货”,那就糟糕了,这个人的滑头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基本上改不了了。

“兮兮”这个语气助词,跟贬义词搭配比较多,所以,凡是带“兮兮”的词,大多数指向不是很美妙的。如“下作兮兮”“肉麻兮兮”“乌糟兮兮”“戆大兮兮”“神经病兮兮”……

“兮兮”还有一个微妙的功能,就是表示“像……”。譬如说某人“猥猥兮兮”,就是形容这个人精神状态不佳,看上去像一只猥猥猫;“雌老虎兮兮”,就是形容女人态度凶,像一只雌老虎;“雌雄雄兮兮”,则是说是某人的样子不男不女,像两姓人。

跟“兮兮”同道而行的,还有一个助词——“八腊”(如“罪过八腊”)。这个语气助词的功能,跟“兮兮”差不多,足见上海话的丰富与微妙。“八腊”也大多数与贬义词相搭配,所以用于批评为多。如:“这只菜烧得腻心八腊”“楼梯下面龌龊八腊”“某某人就是小器八腊”……可以掂量得出,“八腊”与“兮兮”相比,程度上是加重了。



沪上老照片

修修补补又三年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个一句顺口溜。辣拉物质匮乏、工资收入低水平个大背景下,勿光是穿着,生活方面处处其实佻要求勤俭节约,告佬修旧利用行当市场蛮大。当时年份,修棕绷、沙发个、补碗、补铁锅个个体工匠是穿街走巷上门服务,而各街道大多设有综合性服务站,交关坏脱个生活用品像雨伞、套鞋、球鞋、钢宗钹子、钢宗面盆、搪瓷面盆、砂锅啥咯,伊可以交拨伊拉修理。迭张照片摄于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大家个收入、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改善和提高,小零小碎物事修理个市场越来越小,像为面盆拍底业务服务站已剔出,乃末部分老工匠出来拾遗补缺。但迭些也是最后个修理。以后塑料面盆普及又便宜,坏脱就买新个,犯勿着再修理了。

种楠 摄 林庸 文

弄堂游戏——斗香棒

文 / 郑菁深

阿拉小辰光,弄堂里白相个花头多得勿得了,啥个“造房子”、“踢毽子”、“跳橡皮筋”、“刮香烟牌子”、“撑骆驼”、“官兵捉强盗”,等等,等等。不过有一种白相,恐怕年轻一眼个惦记勿得了,迭个就叫做“斗香棒”。讲起“斗香棒”,难免要涉及到一点迷信色彩。甭就是勒辣农历七月三十地藏王生日,据讲是九华山地藏王显灵之日,当时家家人家佻要勒辣地浪遍插棒香,祈求地藏王菩萨保佑祛病消灾。到了甭日,弄堂里个人佻跑到室外,弄堂、屋里门口,勒辣空地浪插棒香,端一只小碗盛满清水,放辣地浪向祭供;大人还关照小人要蘸点碗里个清水擦擦眼睛,据说会眼目清亮。甭当然有点迷信,也勿大卫生。但心里是交关虔诚个,虽然也勿磕头跪拜。

甭一天对男小团来讲是十分开心个,一年中也只有甭天能获得邪气多个香棒,可以白相了。地藏王生日勒辣夜里,夜饭喫好,天暗下来了,家家户户勒辣地浪插满棒香,弄堂里星星点点,人影晃动、香烟缭绕,蛮有眼神秘色彩;小人嘛满心欢喜,走来走去,尽管嘴巴里勿讲,生怕惊动地藏菩萨,但心里盼望棒香早早点完,可以拔香棒。大概一个小时候左右,香齐点光了,小朋友们抢着佻下腰来拔香棒,勿管自家个邻居个,看啥人拔得多。过脱一两天,弄堂里就有小人白相香棒了。一种是挑香棒,就是拿一把香棒甩在地上,重重叠叠,再用一根香棒去挑,挑起其中一根就算赢,而触动了别个香棒,就算输,由别人再挑,以此类推,以锻炼个人细心搭耐心。另一种是

三根香棒,用三只指头朝地上转甩,形成大小勿一个三角型,根据大小用自己手中香棒捣进捣出三下,如果勿碰着,就赢了,对方就赔依同样数量个香棒。如碰着,再由别人来。虽然蛮简单,也有些小技巧,也蛮有趣。甭个辰光生活简朴,科技也勿发达,小人个游戏也只有迭眼眼。据说,后来个绒线棒游戏,就是从此而来个。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破除迷信,地藏王菩萨生日插香个陋习,早已销声匿迹,要跑到庙里才能看到进香烧蜡烛,所以弄堂里斗香棒个游戏也绝迹了。只有 60 岁以上个老先生才能依稀回忆起迭个斗香棒个游戏,真有点恍然隔世之感。

吃、嗒、亨、触祭

文图 / 阿仁

北方人拿吃搭喝分得清清爽爽。吃饭、吃面、吃包子,喝水、喝酒、喝饮料。吃是吃,喝是喝,蛮讲究个。上海人就既没介复杂了。凡是送进嘴巴、吞下肚皮个动作就一个字:吃。何论干湿,勿要商量,吃。上海闲话里几乎既没喝字。喝最多也只是当个象声词:“喝!依真是瞎七八搭!”还从来就听勿到一个正宗个上海人讲出喝水、喝酒来。真要甭样子讲出来,大家听勿懂。就是吞云吐雾个抽烟,上海人还是讲吃,吃根香烟,呼根香烟。讲得夸张一点,阿拉上海人吃遍天下。辣上海人个吃经里当然还有交关生动个字眼。一个是嗒。嗒有点尝个意思。“腌笃鲜总算烧好哉。依来嗒嗒味道,咸了还是淡了?”嗒是吃。“老兄弟难得碰头,出去嗒一顿!”嗒还是喝。“小菜推扳一点,不过老酒还是要嗒个。”嗒还算勿上是大吃大喝,只是小吃吃。“伊趑辣角落里嗒点啥,去弄一点来嗒嗒解解馋癆。”要讲到大吃大喝,上海闲话叫亨。“今朝同学会,大家要好好叫亨一记!”亨,既要吃好又要吃饱,是饭饱酒足、尽欢而散。吃勿落吃勿消也用亨。“甭几块红烧肉我是实在亨勿下去了。投降投降!”亨是有点急吼吼个样子辣里面个。亨还有点野蛮个腔调。文约约个朋友勿会以亨来代替吃个。讲到亨一顿,形象个写照是上了酒水台面个朋友大家都准备好松松裤带个,大家吃到喉咙口。塞足塞饱塞到喉咙口。

大吃大喝,上海人还用开酒包来讲。《上海话大词典》里个开酒包,包是包罗万象个包。我看更生动一点可以用饱字替代。开酒饱,肚皮胀胀、饱嗝乱打,勿到甭样子个境界是勿会踏出酒水馆个。讲到喝酒,上海人还有咪、还有扳来说道。咪咪老酒,扳扳老酒,一副酒鬼个鲜活样子,酒意朦胧、酒气弥漫。可惜李白醉仙勿是阿拉上海人,勿然甭个咪与扳也可以入唐诗了,意境可人。

触祭也是上海闲话吃个一个讲法。触祭是含有贬意个。“依触祭介辰光,好去做生活了!”对别人家讲触祭,勿恭敬。对自家来讲,有点自嘲。“伙仓开勿出,屋里向既没啥好触祭了。”上海闲话正辣进行文字化、书面化,也是辣摸家中。触祭是否可以写成为戳饥?戳到了饥饿个痒处,就是想吃、要吃了。一家之言,算是抛砖引玉吧。

